文艺座谈会关键词解码

传统·外来

洋为中用　融会贯通

本报记者　杨　鸥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谈到传统与外来的关系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各位专家对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处理继承传统与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关系怎么看？

邱华栋（《人民文学》副主编、作家）：中国文学历史悠久辉煌，对世界文学贡献很大。最近我在读《剑桥中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是美国“剑桥文学史”的国别史系列中唯一一部两卷本的，其他如美国、英国、俄国等重要文学大国的文学史，都是一卷本。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分量。中国作家写作时要面对这样一个伟大传统。但传统文学也存在与当代意识形态、审美观念不适应的地方，对中国传统文学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要向世界优秀文学学习。我正在写的博士论文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和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关系》，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造性地转化了世界文学的影响，如欧美文学、拉美文学等等，莫言是这方面成功的代表。

包明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评论家）：文学传统是中国文学的根脉，构筑起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新的文学的发展繁荣，还是要把传统与现代生活对接转换，找到新的增长点，焕发新的光彩。吸收国外的经验，要以民族文学的根脉为介质和依托。莫言在创作历程中非常重视从外来文学资源中汲取营养，同时也在传统文学中寻求资源，在坚持审美个性的前提下进行有机的融合与不留痕迹的化用。他曾说马尔克斯是火炉，自己是冰块，离火炉太近，会把自己蒸发掉。借鉴外来的东西必须立足自己的文学根脉，不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评论家）：习总书记的讲话切合当代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如何做到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与世界对话，把我们的好东西介绍到国外，把国外好的东西引进来，洋为中用，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是文学工作者必须破解的难题。这方面成功的范例有莫言，他在把西方的文学营养化为自己的东西这方面做得较好，国外认可度较高。最近

北师大举办的莫言国际研讨会上，有十几个语种的翻译家到会，他们都跟踪莫言的作品。莫言背后有一个团队，在运作方式上与国外互动。

记者：中国作家在与世界对话时还存在哪些问题？

汪守德（总政艺术局原局长、评论家）：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深厚的文化传统，我们在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应该让自己的文学成长为大树，在世界上与其他国家并驾齐驱，而不是站在别国的阴影下。应该创作出与传统相称、与当代中国相称的优秀作品，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让别国人服气，在世界文学宝库里立得住的作品。在这方面中国作家还需要做出努力。

邱华栋：中国当代文学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当代作家视野还不够开阔。中国当代文学不是只在中国发展，而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当代文学的变化发展是在世界文学的格局里面，中国作家应该了解其他国家的作家在干什么。另外中国作家缺乏更多的个性和创造性，作家应该在艺术上对自己有更高要求。

包明德：我们现在的一些理论批评、文学创作忽视民族传统，缺失现实生活，全盘西化，照搬西方的东西，生吞活剥。离开本民族的传统与现实，文学就失去了根。另一种是把民族传统固化。如果不吸收阳光雨露，不向前奔流，水就变成死水，木头就变成朽木。

白烨：现在的文学界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与世界对话这方面做得不够。习总书记指出这一点，是认识到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起到提醒和引导的作用。有些作家对国外较关注，有些作家只关注本土性、地域性，怎样将两者结合，立足本土文化与世界接轨，要学习国外好的方法。要利用现有的文学体制，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还要在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组织和出版、翻译等方方面面一起发力。这是个综合工程，要建立有效机制。

记者：中国作家在与世界对话时还应该作出怎样的努力？

汪守德：作家要从过去的思维框框里跳出来，从更高的高度观察民族生活，对世界、对人生进行观察，对人类终极问题深入思考。应该把外来文化的精华吸收进来，而不是被一些表面的东西所迷惑，比如一些作品看似前卫、先锋，作品中却读不到民族的温度。作家应该怀有对民族生活的大爱，在作品中体现博大的情怀，看到像托尔斯泰、雨果那样的民族灵魂、情怀的东西。

包明德：作家应该发扬优秀的传统，文以载道，关心国家兴亡，天下疾苦，主动深入生活，凝视生活，体验生活，关注社会进步，以博大的胸怀、宽阔的视野表现中国梦的含义。要避免市场化的倾向，弘扬文学的主体精神、独立担当的品格。

邱华栋：近年来中国文学发展势头不错，汉语写作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持续增强。中国作家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应该虚心学习其他国家文学的长处，利用参加书展、去国外办讲座的机会与其他国家作家进行交流，开阔自己的视野。作家本身的阅读写作应有更大的参照系。作家对自己应有更高的要求，不要媚俗，不要急功近利，努力让自己变成精神的高峰。

网事与往事

叶延滨

这是还不遥远的记忆。20年前，我从南方一座省城来到了北京广播学院任教，现在这所学校叫中国传媒大学。20年前，传媒这个词还不时兴，广播学院占有现代新闻传播的高地：广播电视。就在那时，我开始接触到网络，网络对于我，也就是收发信件的通路。住在我隔壁的朱老师，是学报的主编。找我聊天最兴奋的题目就是“网络高速公路”。那时候的网速，相对今天而言，就是蜗牛，有时爬，有时还爬不动。然而，从挂在腰上的寻呼机，变成一万多元一台的摩托罗拉手机，我第一感觉是这“网络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太高了，一个月的电话费比饭费还要高。网络时代带给我的记忆：是打电话，还是吃饭？这是个实在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不是教授，而是小偷。我从东郊的广播学院调到《诗刊》工作，告别了给我传授“信息高速公路”新知识的朱老师，在东三环的一栋高层的六楼安了新家。刚住进不久，一个月黑之夜，一个“蜘蛛贼”，从六层楼的窗户爬进我家，在各个房间里搜了一遍，然后悄然从窗户原路溜走。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家里的几个挎包都扔在客厅的沙发上，包里的东西全抖在茶几上，大惊，肯定是小偷来过了。深夜高楼入户行窃，这算大案，派出所和刑警队都来看了现场。经过认真清理，发现只少了两种物品，一是几千元现金，二是两部手机，而且手机里的电话卡，都从手机里取了出来，放在茶几上。“老手！”警察见到这两只小小的卡片，不禁吐出一个赞来！丢了手机，再买，发现不到两年手机价码直降，于是由悲转喜，感叹在所有的东西都涨价的时代，总算有一个天天提速同时不懈降价的行业了。这个行业，没有按照朱老师的说法叫“信息高速公路”，改叫“宽带”和“网络”了。不断提速的网络，日新月异地将所有人都带进了“网络时代”。不断降价的手机，让它几乎人人必备，没有钱包和家门钥匙的乞丐，怀里都揣上手机，以便随时听“丐帮头儿”指挥转移地盘。

对了，有三个成语，最能概括网络信息产业的发展与现状：一是“日新月异”，网络行业天天有新产品、有新花样、有新机遇。二是“一网打尽”，活在今天的人，谁也离不开它。三是“梦想成真”，原来就是个虚无如梦的虚拟空间，竟然把现实世界变了个样。

回到吃饭和上网这个话题上来，如果人万一真能不吃饭，那么，这20年中国早把美国甩在后面去了。但事实上，中国人一边忙着上网，一边还要考虑吃饭的事。就这样，网络大佬美国还天天算计着“起诉中国五名军人”之类的招数，给中国的“网事”减速。由此可见，上网连着国际风云，实乃天下大事！

不说大事，那是拿着薪俸的白岩松晚上10点在央视的活儿，也是国际专家们的饭碗。说小事，说网络让哪些人走了红，出了名，鼓了钱包？对了，这叫唠家常。有个师父问徒儿：你说大街上有几个人哪？徒儿答不上来。师父说：两人，一叫利，二叫名。有人说这是禅宗公案。其实早在战国时代，据《战国策·秦策一》：“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这里说得更清楚，发财是市井俗人的愿望，出名是吃饱后的上等人的念头。这是上千年来，名利场基本的潜规则。进了网络时代，变了，不分三六九等，是个网友网民网虫，都可以闭目一夜成名，睁眼立马暴富。最为我们熟悉的还是以下人物——

网络奇才或黑客。他们创造了这个虚拟的世界。能上市的奇才叫成功人士，他们把网络上的新想法变成上市公司，把自己排进富豪榜。网络是他们的儿子，儿子成了气候，自然老爹有名有利成了新世界的主人。不能上市的奇才叫黑客。不论白道黑道，都是网络中的大侠大盗级的高手，也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名利在这等人眼里，小菜一碟。

网络上的公知、大V或微博女王。自从网络成了自媒体，人人都可以登网一呼，发表意见，于是各色人等轮番网上狂奔。狂奔的路数，越来越如一网络人的说法“死磕自己，愉悦大家”。他们从死磕对手做起，发现江湖其实还是认真不得，于是死磕自己，换来大把粉丝。网络上当名人，求不得长久，因为大家的胃口，在网上特别易变。

网络上的奇闻人物、丑闻主角、绯闻男女，总之能弄出动静，不把底线当回事的主儿，都能在网络上狂奔甚至裸奔一气。早两年还能混上十天半月，比方裸体接受采访、曝光导演潜规则的女星等，现在则转眼间就被别人抢了风头。这样狂奔裸奔者，只是满足人们世代相传的“围观”陋习，看热闹和看笑话的阴暗心理。这种事多不得，多了谁也会烦，烦了也就不想“围观”了：“唉，怎么上网也堵。上下班堵车，上网堵心！没人管吗？”

看来，是要有人管管。斯诺登事件引出了网络安全问题，专家们在争论，谁来管？那些在网络上裸奔撒欢的各色杂耍献丑者，他们如同天天都坐着过山车，不知是早晕糊涂了，还是真没脑子不会晕？

中　国　红

刘英敏

看明白了中国红，就大致懂得中国。

红色，又称瑞色，国人最尊爱的颜色，乃至成为国人的文化图腾、精神皈依。中国现代以降的历史就是一部红色史。

故，人间有中国红这一词。

为何如此？我曾经探讨：此乃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红色，映显儒家的温热、才情、进取。但这明显还未触及中国红由来之根蒂。

那就来捋一捋中国红的前世今生。

远古华夏置身黑、白、土红和赭色之中，红是最早的流行色。彼时中国，从游牧文明的原始社会刚迈上农耕文明门槛。一块块大大小小“井田”上的奴隶制社会，青、赤、白、黑、黄，代表东、南、西、北、中和木、火、金、水、土的五方正色。夏尚黑，商尚白，周尚红。周文明，特别是其中的“礼”，大面积地影响后世。周文明，是华夏农耕文明的“发轫期”。

汉与明兴起于南方，南方表火，其时的政治和文化尚象征火的红色。汉、明两朝影响深远，红色文化渗透中华，成了“最炫民族风”。

追根究底，国人爱红，渊源为远古时期日神膜拜。太阳等于光明、温暖、生机、希望、永恒，红色就是太阳的DNA、太阳的字号。

答案找到了——

万物生长靠太阳。近代科学告诉我们，植物是靠太阳的光合作用才生长的。换言之，没有光照或缺少光照，对农作物来说，就是绝收或歉收。对农民、对农业国来说，就是生死考验。通过红彤彤的太阳，换来庄稼红彤彤的花朵，再换来沉甸甸的果实，生命得以存续，这才是国人万分喜爱红色的秘密。

庄稼的红花，在农夫眼中，它们的审美价值，毫无疑问比在猎人、牧人、渔人、商人、工人眼中高得多。

一言以蔽之，中国红，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历史最长、贡献最多的农业国——中国——集体无意识地对庄稼花朵的膜拜之产物，这才是中国红由来的根蒂。

她首先是丰收的同义词，紧跟着才是喜庆、福寿、尊贵、团圆、忠勇、浪漫、兴旺、热烈、成功……的同义词。她与青花蓝、水墨黑、玉脂白、黄金黄、国槐绿、长城灰一起，绘就缤纷中国。她映染秦汉雄风、魏晋风度、唐宋大雅、明清神韵，与之缠绕成一个壮丽的、情深意长的“中国结”。

红肚兜、红腰带、红头绳、红绣球、红舞绸、红灯笼、红木箱柜、红墙朱门、红包儿、红鞭炮、红印泥、红旗……红遍中国。

中国红是良善且持久的、平和又热烈的。中国红，以农耕文化为根，以家、国为心，纳太阳之光芒，聚血液之生机，糅红豆之情素……世代承启，升华为大中华的底色，铸成“中国魂”——“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中国红——中国梦！

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表现“70后”经历和心灵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得主、“70后”作家徐则臣的最新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来，社会反响热烈，先后获得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等奖。该书观照“70后”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生活现状和精神疑难与困惑，深入探寻现代化进程中一代人的成长脉络。评论家认为，小说具有世界的眼光和国际视野，提供了一代人从乡村走向城市、又从城市走向世界的人生旅程，视野辽阔，结构独特，时间跨度达70年，将现代化转型中的社会现实以多角度的视角、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饱满结实，展示了“70后”一代人复杂的精神世界。作者力图大规模地、全景式地梳理和表达一代人的经验，小说呈现出驳杂、饱满、有内敛的力道。《耶路撒冷》外文版权代理由英国重要的版权代理机构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取得，法国一家文学出版社确定将购买本书的法语版权。